

經史百家類編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撥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祕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讎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句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朱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讎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隲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曾國藩識。

箸述門（三類）

論箸類：箸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

是。

詞賦類：皆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他人之箸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四類）

詔令類：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牧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詔曰諭曰令曰敕曰敕曰聖書曰檄曰策命，皆是。

奏議類：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魏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祝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

經史百家簡編 序

辭、曰誄、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記、本紀、世家、列傳、

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大戰、記會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王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舊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

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姚氏纂古文辭，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錄又加多焉。茲別選簡本，僅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并鈔一冊，與沅甫弟同收，溫故知新之益，咸豐十年四月國藩記。

經史百家簡編目錄

卷上

孟子孔子在陳章

莊子養生主

韓愈原道伯夷頌

已上論箸類

詩七月

揚雄解嘲

班固兩都賦

蘇軾赤壁賦

已上詞賦類

易下繫十一爻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已上序跋類

書呂刑

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經史百家簡編

目錄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已上詔令類

書無逸

賈誼陳政事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諸葛亮出師表

已上奏議類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

魏文帝與吳質書

韓愈與孟尚書書
答李翊書

已上書牘類

書金縢册祝之辭

屈原九歌

韓愈祭柳子厚文
祭張員外文

已上哀祭類

史記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經史百家簡編 目錄

卷下

漢書霍光傳。

韓愈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

歐陽修瀧岡阡表。

王安石王深甫墓志銘。

已上傳誌類。

左傳秦韓之戰。

通鑑赤壁之戰。

韓愈平淮西碑。柳州羅池廟碑。

已上敘記類。

書禹貢。

史記平準書。

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

曾鞏越州趙公救災記。

已上典志類。

周禮輪人輿人梓人匠人。

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

歐陽修豐樂亭記。

曾鞏宜黃縣學記。

已上雜記類。

經史百家簡編 卷上

箸述門

論箸類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踴躍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閤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

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翦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意，勸爲之刑，以勦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而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行事，由周公而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饕餮、狐、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愈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耳。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矣。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詞賦類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蟄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斤，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麥，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縱。獻豝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墜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享葵及葍。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薮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濛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揚雄解詠

客誦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

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立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并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微以糾墨，制以鑕，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纒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巨握權則爲卿相，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鳬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穉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

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簪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望隙陷瑕而無所誦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鵠臯而笑鳳凰，執蜺蜺以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羣，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頓頭折頸，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搃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妻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已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妻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

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騾騎發迹於祈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班固兩都賦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鳳、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卿、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夫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

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維也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實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秦奉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晞秦嶺，瞰北阜，挾漣灃，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秦無極修。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闔上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園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鶩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

相承。英俊之域，綬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遠矚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湯澤，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巖，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棗。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壤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驪。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瑤。發五色之渥彩，光燭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闔洞開。列鐘虛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闕。仍增崖而衡臨，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含歡增城，安處常寗。臨若椒風，披香發越。蘭

林蕙草，鶯鶯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臺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鉞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鉅砌，玉階彤庭。碾破綵綵，琳珉青瑩。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鳳縷，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左。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盡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錄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簪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彈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簪衣，奄尹闔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徹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互長樂。凌澁道而超西墉，規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之嶢嶢，眇麗巧而猗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駿姿洞杼，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逡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芬曄。雖輕迅與僊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自胸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憊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傍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

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嶸嶸。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峻崕，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攢雙立之金莖。軼埃壙之混濁，鮮頽氣之清英。聘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寓。爾乃盛娛游之壯蓋，奮泰武乎上圉。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闔，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罽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死門。遂繞鄴，歷上閭。六師發逐，百獸駭彈。震震爍爍，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蹶躡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飲飛，列刃鑽鏃。要跖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持，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颼颼紛紛，增繳相繚。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援狄失木，豺狼慄竄。爾乃移師趨險，竄蹈濟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蹙。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持僊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約，拖熊羆。曳犀犛，頓象熊超。洞擊越峻崖，壓巖巖，鉅石隕。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謝。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自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饗。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

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摘錦布，與繡爛熳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鵠鵠，鸛鵠鵠鵠，鸞鵠鵠鵠。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輦，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繡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營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鵠，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臚，御繒繳。方舟竝驚，伉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博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巖。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謠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祭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議昭襄而不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莽而擬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覩，顧瞻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

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堅無完楨，郛閭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襲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成周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勅大輅，遊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廷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

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參麗，蘇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曄雲。羽毛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轡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踈禽，誓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踴餘足，士怒未淅。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濟海澨。北動幽巖，南耀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轡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撤，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絃嘩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僚休兕觥，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網繼，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

遂退。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具修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上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立德，讞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汾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熟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之辭未終，西都寶屢然失容。遂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

身而誦之。』其詩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儲饒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藝藝。庶草蕃廩。屢情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歛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纒。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蘇軾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

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酺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軾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

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鱖。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巖，披蒙茸，踞虎豹，攢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跹，過臨皋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序跋類

易下繫十一爻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生，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尙矣，周分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溥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厲庶孽，無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侈，怵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

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阨塞地利，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